咸豐癸丑夏鐫

從政雜錄

亦佳書室藏板

從政雜錄自序

余中外服官二十餘年皆刑名案爲多爲郡守時常與寅屬言凡詞訟到官以結之遲速爲拖累之輕重兩造株待則四民各廢職業而其家之父母兄弟妻子心亦不安東海孝婦含冤三年致旱此冤抑而上干天和所關更鉅矣只此積壓拖累民已不勝其苦官已大作之孽矣願同志戒之若心存民事則一州一邑尚且曉夜不安矣衆皆避其言而實則公與勤二字盡之生平所辦之事甚多此不過歸田後偶憶及信筆記之以垂家乘

明督撫鹽運各憲
遞呈投水截指
初到松江閧堂二事
鮑熙究家到頭
臬司排日審案
巨盜馬大皂案
夏長壽非謀殺正兇
四川米貴平糶始末
劉芳志駱先揚命案
嚴治蜀中幗匪

屍不確不可定案
同寅和衷說
從政雜錄目錄終

自愛怏怏而去勳母以婦歸必有後言故其姪有怨
語令勳持趕麵木杖撲責婦泣呼寃勳母益怒將婦
按地脫婦所襲棉襖塞其口鼻勳跪求恕母用力拏
按殞命勳母恐婦家搆訟令勳負屍投門外池中佯
告呂母家以婦陡患熱病自溺於池婦姪超然以是
日親送呂歸並無病恐有他故報官驗係悶斃該省
將勳母依無故殺子婦例擬以杖徒收贖聲明勳
助毆於先匿報於後棄屍不失尚屬輕罪衣頂業經
斥革應毋庸議咨部核奪同寅皆晝諾照覆余閱之
惻然曰刑以弼教所以勸善禁惡也以助毆爲勳罪

則當不順母命是違犯教令也以匿報爲勲罪則當到官首明以子訟母是干名犯義也是勲既處人倫之變又難蒙國法之寬無所措手足矣且勲爲母被議衣頂固不足惜而勲之祖必咎其婦勲之父必咎其妻以爲悍姑既斃婦之命又罹子以法設釀成他故勲之罪更無所逃於天地之閒矣因白於少司寇彭脩田先生先生曰善因咨覆該省將周勲衣頂給還仍飭學戒飭以伸

國憲並即飭吏速檄該省俾勲得與省試此係嘉慶戊寅六月之案余到西曹甫及一年讀律未竟不過

以情理斷之而已

營兵私押職官 刑部河南司案

西直門外營房驍騎校富清買張姓鼻煙錢五千文未償張赴營房喊告兵丁李鼇等七人以清懦弱可詐遂喚清至營禁私室三日清弟赴本旂訟寃都統鄭親王具奏交部訊辦

睿皇帝震怒以巡捕營兵丁私押旂員令嚴鞫時廉淑之穆鶴舫二先生任刑部左右侍郎兼左右翼總兵

召對時大受申斥皆免冠謝并飭刑部堂官催此案時司中主稿爲任虎卿侍御楊竹圃方伯掌印即福

慧亭觀察連日夜訊不得結因龔等懼私押職官罪重咸云清係戴氈帽並無翎頂實不知清係職官欲如宗室不繫黃帶即與平民論之例相比衆口一詞而廉穆二公意中亦以不知職官爲然韓桂舲尚書以

上屢催此案何可遲延與司友再四商酌皆以清是否戴氈帽爲此案定罪關鍵而該犯等受刑亦不吐實礙難速結時余因到署未久見堂司官以所供氈帽一層久不能定余微哂回顧尚書云汝何名姓所哂如何余以履歷對且云如因氈帽一層今夜即水

落石出矣尚書云極好即派汝專審此案明早又係
奏事恐
上又詢及汝能於四鼓入內將審出實情告我以便
奏對即受賜多矣余諾之及到司中同人咸怨以爲
輕易答應余曰是不難於上燈後提李鰲等隔别訊
之清所戴氈帽是白是紫有無廂緣如何鰲等所供
互異乃令七八同跪大喝曰富清只一個頭顱何能
戴七樣氈帽耶皆相顧失色余又拍案大喝曰此等
伎倆敢來相誑就令清是日便衣小帽不戴翎頂汝
等亦不能支吾清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餘年除大風雨及大節

外每日須帶兵出[illegible]偵巡捕營於八旂營房門外設立堆卡以備稽察清帶兵出門必過卡門汝等在官廳當差或十餘年或五六年清之戴翎頂汝亦習見何得以未戴翎頂爲不知是職官解所以隔別詳訊者使汝等心服也乃皆磁頭無詞是晚獄成時已卯十二月初五夜事也余與任虎卿未攜襆被擁爐達旦酌酒賦詩余得句曰敢信非欺我應求不枉人又曰威尊慙作吏法盡恐無民次日具奏照例將李鼇等擬以軍徒時惠豫坤侍郎以郎中新調部同司方余在堂上對韓尚書言伊亦未信迨余訊明向余

長揖曰公何年少而才敏耶甘心下拜矣遂定忘形
交

鄧金山受教感恩

余在都時一日散署後由西單牌樓大街南行見有
北行驢車內坐一人年三十餘歲側卧車中見余似
舊識者匆忙帶帽奔到車前詢曰公非刑部河南司
蘇四老爺耶應曰然遂於泥淖中免冠磕頭不已口
中連稱恩人余茫然詢之對曰某名鄧金山本京人
七年前曾在剃頭鋪與人口角用剃刀傷其大指出
血經坊官送部係公親審定以徒一年發配通州余
曰刃輕乎曰不過一線數日即愈余曰刃傷問徒二
年限內平復及下手理直各減一等此照例盡法勘

也何感恩爲泣曰某五歲失父家惟寡母一人迨刃傷人到部獄卒告以發分河南司是蘊四老爺主稿審案不肯用刑是汝造化又獄囚亦云公滿臉善氣問案不疾聲厲色不但不輕用刑茍有罪亦甘自認等語我聞之心安矣及提審時見公溫和平靜心中敬與愛兼矣我即實供公勸諭曰汝只有一寡母守節二十年汝不能孝養反因口角傷人問罪汝母將如何余聞而心痛哭哀公曰汝年方過弱冠汝母年方四十今照例應配通州距京只四十里可將母同去徒滿後即省釋惟少年血氣方剛一朝之忿忘身

及親如能聽我此語後日方長也某泣謝同母去告以此語母亦感泣初某少孤母氏溺愛每好與人口角母雖訓戒未改也及聞公言如夢方醒此後不敢與人爭競徒犒釋後即隨盧宮保名坤外任今已有妻生子矣并薄有田屋矣母極感公教訓俾某改行以有成立每言之輙淚下故今日見公必叩謝也次日到署飭吏查案果有之嗟乎人能改過皆可爲善而求之僕隸尤難鄧金山與其母皆可取也若謂以言化人則吾豈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